

“钱”途紧迫

记者 王心怡

徐晓毕业后，做过面点，掌过厨，当过货代，跑过船，经历不可谓不丰富，且各个行业之间的关系都不大，朋友因此都叫他“徐疯子”。

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——每次豁出去转行前，藏在身体里的一种名为“好奇心”的基因不断地跳跃、叫嚣、驱使他去别的职业看看，一如他在玩攀岩、蹦极、跳伞等极限运动前，这种基因从未缺席过。

2015年的一天，“好奇心”对他说，不如一脚跨进影视圈试试？

影视民工

那会儿，徐晓没人脉、没资源，只能从微电影这类的小剧组开始做起，但剧组不论大小，有些东西都还是相通的，比如森严的等级——你是新人？从最底层的场务做起吧。

徐晓眼中的场务就是一项苦力活：导演喊开拍前，场务需要把轨道、灯架、摄影等各种各样的器材搬到它们该待的地方，一天的拍摄结束后，又要把它们物归原位。这也意味着，场务必须得是整个剧组里最早起、最早到的人。

剧组的节奏几乎都是“拉上去就干活”的节奏，不会就站边上看别人学，很少有人去告诉一个新人你应该怎么做，因为每浪费的一点时间其实都是明晃晃流走的钱。

同时，他还一并做些道具、灯光、录音师、摄影助理的活。幸运的是，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没出过什么岔子，倒是眼见的一桩事儿让他至今还心有余悸。

拍摄过程中，组里刚来的一名新人绊倒了一盏摄影灯，重三四十斤、高两米多的灯在所有人错愕转震怒的一秒时间里“轰然”砸下，灯是用不了了，还把整个剧组在这个微电影上赚的几千块钱全给赔进去了。

不少朋友包括记者其实都问过他，徐晓你从最底层的“影视民工”开始做起，喊着比自己年龄还小的人“师父”、“老师”，会心有不甘吗？徐晓的答案至今都没变过，他说：“每到一个新的行业，如果你都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的话，做什么都是不会成功的。”

彼时，徐晓对“成功”的定义还很现实，就是“活下去”，做场务的时候不犯错是活下去，后来组建了三人小团队、开了公司的时候，找到一个长期客户、做个大单子也是活下去。

虽然冠了个公司老总的名头，但做的还是“影视民工”做的事，接单子、写剧本、筹备、拍摄，甚至连行政、财务、采购之类的事都脱不开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原本最少十个人做的一套流程，他们三个人紧巴紧巴就给干了，“一个月就拿了一千来块钱，交掉社保就剩六百多，就这么拿了一年。”

三个人没少吵架，因为每个人大到对公司的未来发展，小到剧本撰写上都有麦芒对针尖似的冲突，最终，团队撑了一年便好聚好散了，不过，徐晓仍是打心底地感激这段日子的撕裂感给他带来的成长。



制片主任

而徐晓真正两只脚迈入影视圈，是在他干了网络大电影《拯救之德州风云》制片主任之后了。

通俗地讲，行业内的“制片人”分三种，要么是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策划、摄制生产、资金融资的，要么是在专业技术上负责整个影片或电视剧项目的，还有一种则是影片或电视剧投资者本人，一般就是挂个名。

他们是电影或电视剧的最高管理者，全权负责“挑本子、找款子、组班子、卖片子”等工作。通常很多人会把出品人与制片人混淆，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。

如果以企业来作比喻界定，出品人就相当于董事长（出资人、企业法人），制片人就好比是总裁（统管全局者），要求懂本子、明市场、建剧组、执行拍摄生产、后期制作、发行上映。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控制，拍摄时间进度控管等，让电影或电视剧能在合理的时间与预算下完成。

摄制组是一个临时的集体，因此需要一个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这个领导者和组织者就是制片主任，对制片人负责，也就是徐晓现在从事的职业。

制片主任下面还分生活制片、现场制片和外联制片三种。生活制片是协助制片主任完成摄制组生活方面制片工作的，比如：买车票、机票、船票，安排食宿、托运等。总而言之，他的工作包括吃喝拉撒睡，通知开会、催叫起床等等琐碎的事情。

现场制片会站在导演、副导演边上，把控拍摄时间、维持拍摄秩序。他需要每天对剧组人员进行考勤，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准时到达拍摄的正确地点。而且，他也负责联络每个部门，以保证他们能够做好拍摄所需要的一切准备，不出纰漏。在拍摄的时候，他还要提醒录音师采集声音，摄影师对焦，同时，他要静静的把记录板递给导演。

而外联制片的工作则是从阅读剧本开始的，根据剧本，他会做一个影视剧拍摄所需的分场景清单，然后与导演、制片人和制片主任商讨究竟去哪个景点拍摄、当地的拍摄成本如何、周围的环境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

人人各司其职的话，徐晓这个制片主任也可以当得很轻松，“只要生活制片和外联制片报上来的账目没有问题，现场制片能牢牢把控拍摄进度，我完全充当个甩手掌柜。”

但现实却是，人手不够的时候，作为制片主任的徐晓还要兼着生活制片、现场制片或是外联制片——剧组在哪，他在哪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待在片场盯上一天，回宾馆已然凌晨，短则十余天，长则两个月，徐晓坦言，习惯了也就感觉不算什么了。

况且，随着网络大电影的拍摄从手机到单反再到4K摄像机，设备从不要钱到一天两百元再到一天几千块，成本愈来愈往院线电影靠拢，压在制片人以及徐晓这样的制片主任身上的，是一丝一毫都需要计算清楚的紧迫。

对于感兴趣的职业，他提到了工艺美术家。

